

◇ 闲话文人

王凯

## 蔡元培与《新青年》



蔡元培先生

1916年底，蔡元培在留法同窗汤尔和家第一次看到了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，便被其深深吸引了。蔡元培与陈独秀原是老相识，早年曾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，此时蔡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，正到处物色文学长人选。读了陈的文章后，蔡元培不禁眼前一亮，这不就是最恰当的人选吗？

当时陈独秀正和他的安徽同乡、上海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在京办事，蔡元培于是便来到西河沿陈独秀借寓的中西旅馆拜访，劝陈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。陈独秀舍不得放弃刚刚起步的《新青年》，有些犹豫，蔡先生就天天来找他聊天。后来蔡元培对陈独秀说，你可以将《新青年》带到北京来办，北大有一大批思想独立的教授，他们可以帮你写稿，也可以提高《新青年》的质量和知名度——蔡元培的这番话让陈独秀动了心。

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记下了蔡元培三顾茅庐的情景：“12月26日，早9时，蔡子民（蔡元培）先生来访仲甫（陈独秀），道貌温言，令人起敬。”从这天起，“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，有时来得很早，我们还没有起来。他招呼茶房，不要叫醒，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。”蔡元培是前清进士，同盟会元老，曾担任过民国首任教育总长，名望和地位远非陈独秀所比，他的这番诚意感动陈独秀，最终答应对出任北大文科学长。

1917年1月11日，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，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。当时很多人诟病陈独秀没有学位头衔，也没有像样的学术著作，如何胜任文科学长？为了能让这个任命顺利通过，蔡元培特地为陈独秀虚构了学历和履历，称陈“东京日本大学毕业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、安徽高等学校校长”；13日，教育总长范源廉签发了陈独秀的任职命令；15日，北京大学宣布陈任文科学长；同日，陈独秀正式上任，《新青年》杂志也随之迁往北京。

进京后，陈独秀住在箭杆胡同，那里理所当然也就成了《新青年》的大本营。1917年8月，《新青年》因故停刊，次年1月15日复刊出版，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，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胡适、沈尹默、高一涵、周作人、鲁迅等人相继加入到编辑队伍中。期间，《新青年》相继发表了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、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、李大钊的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》、陈独秀的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等文章，鼓吹新文化、新思潮，将科学与民主思想带入北大。蔡元培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道：“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，胡适之、刘半农、周豫才（鲁迅）、周启明（周作人）诸君来任教员，而文学革命、思想自由的风气，遂大流行。”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和北京大学文科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，《新青年》的撰稿人和编辑也大都是北大同人，这些思想独立的大学教授和学者积极为《新青年》撰稿，大大提高了《新青年》的质量和知名度。

据知名学者陈明远考证，这些北大教授和学者大都是义务为《新青年》服务，为什么《新青年》杂志取消作者稿酬呢？陈明远介绍：“一方面，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学运动，为社会尽义务；另一方面，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。……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、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，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。自己

有了足够的薪水钱，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；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，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。”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正是有了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，有了北京大学这个根据地，才有了《新青年》的兴旺和发达。■

◇ 漫远风雅

王国华

## 估衣

末代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记述张勋复辟时的场景：“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，那天早晨，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，居民们没办法，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；接着，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，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。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。一种是成衣铺，赶制龙旗发卖；一种是估衣铺。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。”

溥仪提到的估衣铺，乃旧时的旧衣店。所谓估衣，指市场上出售的旧衣服或原料较次、加工较粗的新衣服。“估”是估计的意思，即大致估个价，可以讨价还价。

古时候物质缺乏，自己不用的衣物拿到市场上出售，有人愿意接手。当铺也愿意接收这类实物。现在全国各地的典当行，大概只接受房产、汽车、股票、金银等物品做抵押，如果拿旧衣服进门，一定会被打出来。但有需求就有供给。穷人在夏天把棉衣卖出去换钱应急，到了秋冬之际再筹钱购回。估衣店作为二手店，可以有效沟通买方卖方，曾一度盛行。

天津有一条估衣街，至今仍是非常有名的文化景点。南京有条估衣廊，在中山路东侧，南起长江路，北通北门桥。明清时代是卖衣服的市场。济南、淮安等地也都有类似的街巷。郭全宝、郭启儒曾经说过一段名为《卖估衣》的相声，比如提到卖估衣有各种叫卖方式：乐亭估衣、北京估衣、天津估衣、山东估衣、南边估衣（上海）。这些都证明了估衣的普及。其次，卖估衣的人叫卖形式很特别，说唱为主，卖家主唱，旁边一个小伙计帮腔，一唱一和，字正腔圆，信手拈来却又字斟句酌，句句说到你的心坎里，这种集心理学、表演学、经济学于一体的方式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。而文化之形成非一时之功，它需要时间的沉淀，数代人的打磨，亦可管窥估衣历史之悠久。还有估衣的砍价方式，根据买家图便宜的心理，卖家要不断自己往下压价。但怎么压也有个底线，卖家不会降到底线以下，其性质有点类似今天的赌石。一块石头放在你面前，你根据自己的判断出价。买估衣也是这样，卖家对这件衣服的品质看走了眼，要价低了，你便捡个大便宜；如果你自己看走了眼，多给了钱，也算活该。但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估衣不过是件旧衣服，要价都不会太高，再亏也亏不到哪里去。

现存与估衣有关的典故大多生发于清代。但按一般规律推断，其实际出现，应该远远早于这个时期。《老残游记》第八回中讲，申东造以为老残不接受自己送的狐裘，是因与行色不符，派人到估衣铺内又选了一身羊皮袍子马褂，专差送来。《满清外史》中讲，乾隆每逢新岁在同乐园中特设买卖街。“凡古玩、估衣，以及酒肆、茶炉，无一不备”，一日乾隆带公主同游买卖街，和珅陪同。乾隆看见一个卖估衣的有大红夹衣一领出售，对公主说，这件不错，可以向你公公要钱来买嘛。其时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，和珅与乾隆是亲家。和珅赶紧掏出二十八两银子买下。可见其丰俭由人，雅俗皆宜，即使王公大臣从估衣店买东西也不掉价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，我所在的乡村偶尔还会卖估衣的人出现。那时

候已隐约得知估衣乃通过走私偷运过来的洋垃圾，也曾谣传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，但那些衣服比起我们身上穿的还是要漂亮得多，干净得多。而且村子里最有钱最富裕家的孩子也买，干嘛不买呢？很多时候，家长其实都舍不得买，而是向城里的亲戚讨要。定居湖北十堰的三姨经常把一些旧衣服邮寄回乡。收到邮包的日子，每每成为我们的节日。前两年，表弟开车从河北到湖北去探望三姨，三姨依然把旧衣服拿来，表弟有点无所适从了。现在家家户户都过得很好，自己家的旧衣服都得扔掉，谁还要别人的旧衣服？■

◇ 围炉夜话

周华诚

## 煨小录

橡子在百雀翎盒子里啪一声闷响。

赶紧把盒子从火熜里弄出来。不待它凉，急急躁躁开之，一阵雾气逸出，橡子已然开裂。

趁热，剥开，吃，烫，吹。吹是吹指头，其实烫的是舌头。

煨橡子。橡子有一股子百雀翎的面油味儿。那时没有奶油瓜子、奶油花生，有点面油味儿也是好的。

在火熜里煨小食，有个百雀翎盒子令人羡慕。到底便利许多：不焦。直接把橡子或毛栗置于炭火之上，一不小心还没熟，再不小心已然焦。纠结。

百雀翎的面油，前年我还买过；回力的球鞋，早几年也买过；永久牌自行车，现在做得时尚，同事买过。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——不宜多说。再说，暴露年龄。

譬如，早些日子，电影院里放一个电影叫《夏洛特烦恼》。电影院里出来，冷冷风中，脑海中满是一支旋律，曰：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……

这也是暴露年龄的，不宜多说。百雀翎的小圆盒子是一个寓言。或者这样说：生活就像百雀翎的小圆盒子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打开的会是什么。譬如黄豆。

漏网之黄豆藏在已被敲打过的豆箕堆里。我们总能发现个别的黄豆，滴溜溜地上滚动着。赶紧提起，关进铁盒子，放进火熜里烤。

心中想着刚学的诗，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有口无心，念它二十来遍，估计盒中之豆该熟了，赶紧打开，左手颠右手，右手颠左手，颠进口中。

熟不熟的，都吃了。

在乡下，怀里一个火熜，就有一个暖冬。火熜，冬日良伴，你值得拥有。尤其是在雪花飘飘北风潇潇的时节。也不知为何，那时冬天会那么寒，檐下冰凌二尺长，没有二尺，也有一尺。

家中取暖火具，有火熜与火钵。火钵置于家中，一家老小取暖之用，可煨番薯，煨苞米棒子，煨年糕；火熜则村中老人都有一只，走来走去，日不离手，藏于胸前围裙之下，双手笼之。小孩顽皮，偶用火熜来煨橡子，煨黄豆，煨板栗，煨一切可煨之物。

近过年，鞭炮声稀稀拉拉多起来。孩子们手上拎一只火熜，兜里揣一把鞭炮，取炮入熜，点燃导线扔出，极为便利。

现在村中，放鞭炮的小孩都没有了。

火熜无踪，炭火亦熄。

乙未年十一月，与友人上莫干山，在六十二号别墅围炉煨番薯。炉是壁炉，柴是松柴，熊熊焰火，把个清冷的山中之夜烤得暖和和。

出得门去，星空之上，一轮明月那般明亮！月中有人砍树，月下可以读书。那情景美到惊心动魄。人冻得哆嗦发抖，却不愿转身离去。

所谓人生之悟，都是一瞬间的事。不悟，或五年，或十年；悟，则一瞬，则一眼。遇到，就是遇到。不遇，则待下次。

回屋，则炉灰中煨的番薯熟矣。香极。

仿佛听到小时，百雀翎小盒子中，啪一声轻响。■

◇ 茶悦人生

朱晓剑

## 在成都遇见茶

在成都的大街小巷，都会遇见喝茶的人，各种姿态各种形式。没有人在意是高雅还是通俗，在意的，而是一杯茶。茶无分贵贱之分，金骏眉单枞古树茶，比不过花茶素茶，成都人喝茶讲究的是家常的茶味。上至九十岁的老翁，下至二三十岁的青年，一杯茶就可聚在一起。在送仙桥畔，我跟不少老人喝过茶，茶是简单的茶，却一样喝出快乐。

茶书上说，成都是制茶喝茶最早的地方。虽然那时考虑的是茶的药用价值，但茶里生活，是和解，所以才有吃讲茶。茶是有着稳定社会关系的作用。茶由此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，在三国时代，孙权“密赐韦曜茶饼以代酒”，即是成都流传出的吃茶法。最初，成都人喝茶，并不是如今这般，而是煮茶，在陆羽的《茶经》里可找到相关的证据。煮茶看似简单，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喝茶固然是喝茶，得茶之味就难了。后来也就有了利用茶器泡茶的吃茶方式，这大约是唐代的事了。这种吃茶方式一直沿用至今。这也可由王笛的《茶馆》书里探知成都人的吃茶方式并没有太多的改变。说到茶，不能不说茶地，僧人喝茶的地方常称之为茶寮，在成都，则常常称为茶铺。摄影师陈锦曾拍摄不同地方的老茶铺，那是几近消失的风景。不过，古早时成都的通衢大道的边上常常有茶店，提供茶与食物点心之类的，供人歇脚之用。这在今天依然保留着地名，比如茶店子、幺店子等地名，其最初都跟这茶店相关。茶在成都人的生活里举



足轻重，一天离了茶就少了滋味。外地人看到这般景象，觉得真是休闲，巴适。但在成都人的眼里，恐怕是工作之余的思考——不努力工作，岂能过上安逸的生活呢。

四川产茶叶之地颇多，但各地制茶方式也有些微的差异，不管炒青茶、还是红茶，都能体验出不同的风味，而这体现的不仅是茶的地感，在偏远的古镇上，也可见历经几十年上百年的老茶馆，这真是奇迹。对四川人来说，更为要紧的是，在喝茶这件事上，从茶中领悟到许多超越生活的哲理，那是通过茶创新出来的生命——勤劳，肯动脑子，就生发出了创新思维。成都不像重庆那样，讲究的码头文化，而是来的都是客，将彼此的不同融合在一起，构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样态，晚清竹枝词里说：大娘嫁陕二娘苏，大嫂江西二嫂湖。戚友初逢问原籍，现无十世老成都。尽管如此，大家也能够共处一室，消解的是文化差异，丰富的则是生活内容。这种变化在对待茶的态度上也就达成了“共识”。不过，这并不等于成都人对茶的好坏无分辨，而是在喝茶的过程中讲究便捷而已。所以，在成都的茶馆也会遇见形形色色的茶，对成都人来说，每一种名茶都可尝试，但最爱的还是花茶、素茶吧。这其中只是习惯而已。成都人关于茶的故事集，若说起来怕也是茶文化大全的一部分。只是多数时候，茶话等喝完了茶，就丢在了一边，少有人记录。要不，那是喝茶的大千世界的众生相，有美有丑，有段子有八卦，不管是哪一种，让人回味起来，都会觉得余味无穷。在成都与茶相遇，就注定了慢生活和享乐成为这个城市的独特标志之一。历经千百年未曾改变。这是因茶已渗透进了成都人的生活基因里去了。■